

## 卷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

羊祜 王練 向靖女 崔彥武 岐王范 太華公主 馬家兒 彩娘 劉三復 圓觀

羊祜

晉羊祜三歲時，乳母抱行。乃令於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。東鄰之人云：「吾兒七歲墮井死，曾弄金環，失其處所。」乃驗祜前身，東鄰子也。（出《獨異記》）

王練

王練字玄明，瑯琊人，宋侍中。父珉，字悉琰，晉中書令。相識有一胡沙門，每瞻珉丰采，甚敬悅之，輒語同學云：「若我後生，得為此人作子，於近願亦足矣。」珉聞而戲之曰：「法師才行，正可為弟子耳。」頃之，沙門病亡，亡後歲餘而練生焉。始能言，便解外國語。及絕國奇珍，銅器珠貝，生所不見，未聞其名，即而名之，識其產出。又自然親愛諸胡，過於漢人。咸謂沙門審其前身，故珉字之曰阿練，遂為大名云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向靖女

向靖字奉仁，河內人也。在吳興郡有一女，數歲而亡。女始病時，弄小刀子，母奪取不與，傷母手。喪後一年，母又產一女。女年四歲，謂母曰：「前時刀子何在？」母曰無也。女曰：「昔爭刀子，故傷母手，云何無耶？」母甚驚怪，具以告靖。靖曰：「先刀子猶在不？」母曰：「痛念前女，故不錄之。」靖曰：「可更取數個刀子，合置一處，令女自識。」女見大喜，即取先者。（出《冥詳記》）

崔彥武

隋開皇中，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，因行部至一邑，愕然驚喜。謂從者曰：「吾昔常在此中為婦人，今知家處。」因乘馬入修巷，屈曲至一家，命叩門。主人公年老，走出拜謁。彥武入家，先升其堂，視東壁上，去地六七尺，有高隆處。客謂主人曰：「吾所讀《法華經》並金釵五隻，藏此壁中高處是也。其經第七卷尾後紙，火燒失文字。吾今每誦此經，至第七卷尾，恒忘失，不能記得。」因令左右鑿壁，果得經函，開第七卷尾及金釵，並如其言。主人涕泣曰：「已妻存日，常誦此經，釵亦是其物（「物」原作「處」，據明抄本改）。」彥武指庭前槐樹：「吾欲產時，自解發置此樹空中。」試令人探樹中，果得發。於是主人悲喜。彥武留衣物，厚給主人而去。（出《冥雜錄》）

岐王范

開元初，岐王范以無子，求葉道士淨能為奏天曹。聞天曹報答云：「范業無子。」淨能又牒天曹，為范求子。天曹令二人取敬愛寺僧為岐王子，鬼誤至善慧寺大德房。大德云：「此故應誤，我修兜率天業，不當為貴人作子。當敬愛寺僧某乙耳。」鬼遂不見，竟以此亡。經一年，岐王生子。年六七歲，恒求敬愛寺禮拜，王亦知其事。任意遊歷，至本院，若有素。及年十餘，竟不行善，唯好持彈，彈寺院諸鴿迨盡耳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太華公主

世傳太華公主者，高宗王皇后後身，雖為武妃所生，而未嘗歡顏，見妃輒嗔。年數歲，忽求念珠。左右問何得此物，恒言有，但諸人不知。始皇后雖惡終，然其所居之殿，及平素玩弄俱在。後保母抱公主從殿所過，因回指云：「我珠在殿寶帳東北角。」使人求之，果得焉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馬家兒

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，俗姓趙氏。其兄子，先身於同村馬家為兒，至貞觀末死。臨死之際，顧謂母曰：「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，死後當與宗為孫。」宗即與其同村也。其母弗信，乃以墨點兒右肘。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：「當與娘為息。」因而有娠。夢中所見，宛然馬家之子。產訖，驗其黑子，還在舊處。及兒年三歲，無人導引，乃自向馬家，云：「此是兒舊舍也。」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彩娘

鄭氏肅宗時為潤州刺史，兄倨，嫂張氏。女年十六，名彩娘。淑慎有儀。七夕夜，陳香筵，祈於織女。是夜，夢雲輿羽蓋蔽空，駐車命彩娘曰：「吾織女，汝求何福？」曰：「願工巧耳。」乃遺一金針，長寸餘，綴於紙上，置裙帶中。令三日勿語，汝當奇巧。不爾，化成男子。經二日，以告其母。母異而觀之，則空紙矣（「矣」原作「以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其針跡猶在。張數女皆卒，彩娘忽病而不言。張氏有娠，歎曰：「男女五人矣，皆夭（「夭」原作「幼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復懷何為？」將服藥以損之，藥至將服，彩娘昏奄之內，忽稱殺人。母驚而問之，曰：「某之身終，當為男子，母之所懷是也。聞藥至情急，是以呼耳。」母異之，乃不服藥。彩娘尋卒，既葬，母悲念，乃收常所戲之物而匿之。未逾月，遂生一男。人有動所匿之物，兒啼哭。張氏哭女，其兒亦哭。罷即止。及能言，常收戲弄之物。官至柱史。（出《史遺》）

劉三復

劉三復者，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。德裕在浙西，遣詣闕求試。及登第，歷任台閣。三復能記三生事，雲，曾為馬，馬常患渴，望驛嘶，傷其蹄則連心痛。後三復乘馬，磽确之地，必為緩轡，有石必去之。其家不施門限，慮傷馬蹄也。其子鄴，敕賜及第。登廊廟，上表雪德裕。以朱崖靈樞，歸葬洛中，報先恩也。士大夫美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圓觀

圓觀者，大歷末，洛陽惠林寺僧。能事田園，富有粟帛。梵學之外，音律貫通。時人以富僧為名，而莫知所自也。李諫議源，公卿之子，當天寶之際，以遊宴歌酒為務。父愷居守，陷於賊中，乃脫粟布衣，止於惠林寺，悉將家業為寺公財。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。不置僕使，絕其知聞。唯與圓觀為忘言交，促膝靜話，自旦及昏。時人以清濁不倫，頗招譏調。如此三十年。二公一旦約游蜀州，抵青城峨嵋，同訪道求藥。圓觀欲游長安，出斜谷；李公欲上荊州，出（「出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（出《事紀原》）

年未訣。李公曰：「吾已絕世事，豈取途兩京？」圓觀曰：「行固不由人，請出從三峽而去。」遂自荊江上峽。行次南泊，維舟山下。見婦女數人，儻達錦繡，負甕（「甕」原作「人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而汲。圓觀望而泣下曰：「某不欲至此，恐見其婦人也。」李公驚問曰：「自此峽來，此徒不少，何獨泣此數人？」圓觀曰：「其中孕婦姓王者，是某托身之所。逾三載，尚未娩懷，以某未來之故也。今既見矣，即命有所歸。釋氏所謂循環也。」謂公曰：「請假以符咒，遣某速生。少駐行舟，葬某山下。浴兒三日，亦訪臨。若相顧一笑，即其認公也。更後十二年，中秋月夜，杭州天竺寺外，與公相見（「公相見」原作「相見公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之期也。」李公遂悔此行，為之一慟。遂召婦人，告以方書。其婦人喜躍還家，頃之，親族畢至。以枯魚酒獻於水濱，李公往為授朱字，圓觀具湯沐，新其衣裝。是夕，圓觀亡而孕婦產矣。李公三日往觀新兒，襁褓就明，果致一笑。李公泣下，具告於王。王乃多出家財，厚葬圓觀。明日，李公回棹，言歸惠林。詢問觀家，方知已有理命。後十二年秋八月，直詣餘杭，赴其所約。時天竺寺，山雨初晴，月色滿川，無處尋訪。忽聞葛洪川畔，有牧豎歌竹枝詞者，乘牛叩（「叩」原作「叱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角，雙髻短衣，俄至寺前，乃圓觀也。李公就謁曰：「觀公健否？」卻問李公曰：「真信士矣。與公殊途，慎勿相近。俗緣未盡，但願勤修，勤修不墮，即遂相見。」李公以無由敘話，望之潸然。圓觀又唱竹枝，步步前去。山長水遠，尚聞歌聲，詞切韻高，莫知所謂。初到寺前歌曰：「三生石上舊精魂，賞月吟風不要論。慚愧情人遠相訪，此身雖異性長存。」又歌曰：「身前身後事茫茫，欲話因緣恐斷腸。吳越溪山尋已遍，卻回煙棹上瞿塘。」後三年，李公拜諫儀大夫，二年亡。（出《甘澤謠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